

边辩论,可以建立公开理性的谈判平台。我主张“文斗”,但要有“文斗”的硬功夫和灵活的斗争方式。当然也不是说要放弃“武斗”,“武斗”是个长期准备问题。

第三,不困守边境,要开拓新边疆。如果中国修一条高铁,修到新加坡去,再修一条铁路穿过老挝到柬埔寨去,再修一条铁路到巴黎去,再修一条铁路穿过中亚,到土耳其去,那会是什么效果?中国要走出去经营欧亚大陆桥,向南、向西发展。

第四,要对形势有正确的判断。美国“重返亚洲”,在哪里落脚?日、韩是高度发达的国家,一直有美军驻扎,它们的国民心里不爽。现在美国人说我们“怂”,我们就认为自己“怂”了?日本自卫队总兵力连一个济南军区都不如,它怎么打?我们不是怕谁,要沉住气。

现在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和国际战略问题,军事手段是不是首要手段?不是。在 21 世纪,如果解决问题仅靠军事手段,美国也不行。现在很多时候,

军事手段是第二位的手段。全球制造业主要集中于东北亚、东南亚地区,全球能源消耗、全球贸易量最大的也是这个地区。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欧盟也要把重心移向亚洲,普京在就职演说中讲俄罗斯要做欧亚的领导者,这是必然的。军事部署是配合政治经济部署的。中国是不是要建设亚洲最大的军事力量,这个问题有待商榷。我们不一定要建成亚洲最强大的军队,够用就行。精萃化,战略方向集中化就行。不要指望靠多庞大的军队来做事情。

第五,我们自己在亚洲要有清晰的战略。我觉得对欧亚大陆岛这个概念要有新战略思考,要有“出击”的战略,包括海上,要跟日本建立新的国家战略关系。要有非常清晰的、有引导的、坚定的战略。在东南亚更是如此,要有整合东南亚并在这个地区发挥非常好的引导作用的战略。如果没有积极的战略和具体的有步骤的部署,会错失良机。总之,不向外扩展影响,周边邻国感不到与中国有共同利益,中国就始终处于被动状态。○

## 南海问题现状及其应对

李金明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

2012 年以来,南海问题急剧升温。对此,我以为需要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的动向。首先,美国重返亚太加剧了南海争议。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的具体措施包括:美军大部分海陆空部队转移到亚太地区,并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等盟国加强军事联系,这种做法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牵制中国。6 月 4 日,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访问越南时,在与越南国防部长冯光青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公开表示“只有越南与菲律宾变得强大,东南亚地区才会稳定。”他随后又指出,美越应该继续发展各领域特别是在国防和安全合作方面的双边关系,他此行的目的是建立两国和两军之间的互信。

美国为了防范中国,也需要加强与菲律宾的军事合作,将菲律宾作为其加强在亚太军事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据报道,2012 年美国将向菲律宾提供

3000 万美元的军事援助,比上年增加了一倍。美国的这些行为被菲律宾和越南解读为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机会到了,藉此可将其他国家与中国一起拖入多边谈判。特别是菲律宾领导层认为,美国已经宣布,如果菲律宾遭到袭击,美国将出手援助,以纪念与菲律宾缔结的防御条约。正是在这种误判的驱使下,菲律宾和越南频频在南海问题上挑起事端,使南海争端不断加剧。

其次,日本等国的介入使南海问题复杂化。越南总理阮晋勇 4 月 21 日访问日本,在谈到南海问题时曾公开表示,“为了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都应提供合作”,并称希望日本等地区外国家能够积极参与。2011 年度(至 2012 年 3 月底止),日本政府向越南提供的“政府开发援助”(ODA)资金总额已达 2700 亿日元,创下迄今为止

日本提供给越南的最大援助金额纪录。2011 年 10 月,日本与越南还签署了安全保障协议,日本期望在南海问题上与越南开展军事合作以牵制中国。日本亦决定通过 ODA 方式,在 2012 年度向菲律宾提供包括 1000 吨级大型巡逻船在内的 12 艘船舶,以协助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激烈对峙的菲律宾提高海上保安能力。2012 年 7 月 2 日,日本与菲律宾签署防卫合作备忘录,以加强双方在海上安全保障等领域的合作。其中称,日菲开展防卫合作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两国将促进日本自卫队与菲律宾军队的交流等。

除了日本外,澳大利亚与菲律宾早在 2007 年 5 月 31 日就签署了《访问部队地位协定》,但一直未获菲参议院通过。根据这个协定,澳大利亚对菲相关援助会进一步扩大和增加,它将促进菲军事现代化,并让菲士兵接触到澳先进军事装备并接受相关训练。该协定直至 2012 年 7 月 24 日才在菲参议院三读表决通过。为什么时隔 5 年之后才获得通过呢?这可能是因为菲律宾想借此机会向中国展示,除了美国和日本外,其他强国也是菲律宾的盟友。这些区域外大国的介入,无疑将使南海问题更趋复杂化。

第三,菲越在南海问题频频出手向中国施压。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使菲律宾领导人误认为华盛顿将助菲解决与中国的南海争端。因此,菲律宾才敢于在黄岩岛以最大的军舰对付中国手无寸铁的渔民,造成中菲长达两个多月的对峙。其间,菲律宾照样小动作不断。2012 年 7 月 11 日,菲能源部长拉约格在马尼拉能源论坛宣称,将拍卖西北巴拉望盆地海域储量丰富的 3 处油气区块。菲方虽然没有透露有关区域的确切位置,但此前这一区块的招标活动都涉及到中国海域。

越南方面竟然在 2012 年 6 月 15 日派遣空军 940 战斗机联队的苏-27 战机从其中部空军基地飞到南沙群岛巡逻,执行所谓的“巡逻、侦察和保护领土主权任务”。据越南《首都安宁报》报道,这是越南空军第一次使用苏-27 战机自中部地区飞往南沙群岛,标志着空军完成“保护国家主权任务”的重要里程碑。战机在南沙群岛赤瓜礁和西双子岛上空

500 公尺高度绕行两圈后返航。报道还称,这项空中巡逻任务未来将会成为长期任务。6 月 21 日,越南国会通过了《越南海洋法》,其中第 1 条将中国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包含在所谓越南“主权”和“管辖权”范围之内。这是越南首次在最高级别的海洋基本法中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归属做出明确的表态。

7 月 9-13 日,在金边举行的东盟第 45 届外长会议上,菲律宾联合越南企图大力推动通过“南海行为准则”,然后迫使中国接受。众所周知,这个准则是针对中国的,主要包括“强制不可使用武力”、“维持现状”、“美日澳印为行为准则监督关注方”等内容。中国当然不会接受这样的“准则”,而菲律宾和越南的意图很清楚,即希望通过联合公报的发表,将它们与中国在南海的争议演变为东盟与中国之间的问题,再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来制约中国的行动。然而,菲越妄图捆绑东盟向中国施压的企图未能得逞,结果造成东盟外长会议闭幕时竟然没有发表联合公报。

第四,菲越为应对南海争议加快扩充军备。2012 年 7 月 23 日,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在菲国会发表其任内第三份国情咨文时,谈到为应对南海争议而扩充军备问题。他宣称,2012 年底前,菲军方将购入 21 架翻新的 UH-1H 直升机、4 架战斗通用直升机、一批无线电及通讯设备等装备;2013 年,菲军方将再购入 10 架攻击直升机、2 架海军直升机、2 架轻型运输机、1 艘护卫舰和一批空军防护装备。阿基诺还透露,他上台两年来,已为菲武装部队现代化项目拨款 280 亿比索(约合 6.7 亿美元),而此前 15 年拨款总额只有 330 亿比索。如果菲当局提出的武装部队现代化法案获国会通过,未来 5 年菲军方将再获 750 亿比索拨款,进一步推动武装部队现代化。他还特别提到,美国会为菲军方提供 3000 万美元资金帮助其提升装备水平,并帮菲建立海岸监视中心,以加强菲海岸巡逻能力。

据俄罗斯世界武器贸易分析中心网站报道,越南政府已决定将 2012 年度的国防预算大幅提高至 22.7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约 35%,占越南国家预算支出总额的 8%。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是越南最

主要的武器供应国 2011 年俄方按事先商定的日期向越南提供了 20 架苏 - 30MK2 歼击机,使越南采购的苏 - 30MK2 战机高达 24 架,足以组成一个对外攻击机团。越南还向俄购买了 6 艘基洛级潜艇。同时,越南也向欧洲国家采购先进武器。2011 年 10 月,越南总理在访问荷兰时就计划向荷购买 4 艘“西格玛”型护卫舰。另外,越南政府决定从日本订购两颗侦察卫星用于南海地区的实时侦察。

根据南海问题的新动向,我们必须从几个方面审慎应对。一是确定南海断续线的法律地位。南海断续线自 1947 年产生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它是中国在南海管辖范围的历史见证。南海断续线基本上是沿着南海诸岛的外缘岛礁画就,它把整个南海诸岛环绕起来,以表示线内的南海诸岛归属中国;它不是按地理坐标来定位,当然没有必要标出具体的经纬度,不能因此就认为它“没有法律依据”。1947 年,中华民国政府内政部方域司最初印有这条断续线的地图就命名为《南海诸岛位置图》,其意就是表明线内群岛的归属图。

南海断续线的这种画法符合当时的国际惯例。它使用的是一种地理速记的简单方法,即以群岛最外缘的岛礁为界,把众多岛礁全部包括在一条界线之内,免得逐一罗列出来。这种方法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曾在国际间广泛使用,它划定的仅是界限内的岛屿部分,而没有包括全部水域。故将其法律地位定为“岛屿归属线”是可以认可的。

其实,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外交部发布的声明、颁布的各种海洋法规(诸如 1958 年的领海声明、1992 年的领海及毗连区法等),都一再重申中国对东沙群岛、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些文件显然指的是南海断续线内岛屿的归属,而非南海断续线内全部水域的归属。至于“附近海域”的说法,是指按照海洋法公约的规定,给线内的岛屿划定相关的管辖海域。

二是适当修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提法。中国对南海问题的处理,几十年来一直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收效甚微。近年来,随着南海争议的不断升级,“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也遇到了

挑战。例如,菲律宾外交部喊出“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争议区域可以共同开发”的口号,声称无争议区域由主权国独享,只有争议区域才能共同开发,但需经所有国家同意。菲所谓的“无争议区域”指的是其声索的“卡拉延群岛”,而“争议区域”则是除卡拉延群岛外的其他南沙群岛地区。也就是说,“卡拉延群岛”由它独享,而其他南沙群岛地区又可有它参与而共同开发。这种“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的野蛮说法,显然是对“共同开发”的一种否定。此外,马来西亚学者也鼓吹,马来西亚有过与泰国共同开发的经验,故“有资格”担任领头国家,推动东盟与中国的共同开发。如此种种情况说明,由于形势的变化,我们应该与时俱进,有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提法亟待进行适当的修改。

三是尽快制定出《中国海洋基本法》。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南海周边国家纷纷选择公约中对自己有利的条款来支持自己声称的主权和管辖权,致使长期以来存在严重争议的南海问题又趋白热化。这种现象的产生使人们不能不怀疑海洋法公约的可行性。例如,海洋法公约仅规定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拥有“主权权利”,而未对这种“主权权利”做出明确解释和界定。南海周边国家就是利用这一法律弱点,动辄以单方面宣称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为由,随便侵占中国的南沙岛礁、抓扣中国渔民等。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在执行海洋法公约的同时,也应根据其基本精神,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尽快制定出《中国海洋基本法》,对中国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权利”做出规定。这不仅是国际法主体——主权国家的基本权利,而且是捍卫中国领土领海主权,维护中国合法海洋权益不受侵犯的具体措施。

四是抓紧整顿南沙群岛的无人岛礁,着手进行油气资源开发。中国三沙市的成立及其行政机构与军事建制的完善,显示了中国维护南海主权和捍卫国家海洋权益的信心和决心。我们应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抓紧对南沙群岛一些尚未被周边国家占据的岛礁进行管理,以免再出新的岛礁被占事端。同时,要利用中海油已掌握深海钻探的技术,抓紧在我们占据的岛礁进行油气资源钻探,一来可以显示主权,

二来可改变我们在南沙海域“未钻一口油井、未出一滴油”的尴尬局面。

五是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可寻求合作。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仍存在着某些不同看法,但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步改善,要合作并不是没有可能的。据台湾媒体报道,吴敦义在 2012 年 5 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南海、钓鱼岛海域等地区蕴藏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未来可成为两岸能源合作的开始。台湾

“中国石油公司”新任董事邱毅 7 月 22 日在上海表示,当前南海争议加剧,两岸应共同面对,一起对抗侵略,两岸如能在太平岛携手合作,将远比在钓鱼岛问题上合作来得容易,条件也较为成熟。因此,在南海问题上寻求两岸合作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两岸可以在同为中华民族的大前提下携手努力,以捍卫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 钓鱼岛争议与中日关系面临的挑战

刘江永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2012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也是中国明太祖册封琉球国王 640 周年、日本丰臣秀吉率兵入侵朝鲜半岛 420 周年、日本把琉球国改为琉球藩 140 周年、日本完成甲午战争准备 120 周年。上述重大事件和历史进程,都与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直接相关。

首先,钓鱼岛问题的产生与日本吞并琉球后向中国大陆侵略扩张有关,它是由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直接造成的。从 1372 年中国明朝派遣册封使杨载册封琉球国王开始,钓鱼岛列岛就成为中国赴琉球的航海标志和抵御倭寇的闽海前沿,而非无主地。在其后中琉 500 年友好交往史上,不存在钓鱼岛领土争议。中琉海上边界在琉球海槽,即中国钓鱼岛列岛的赤尾屿和琉球王国的久米岛(古称古米岛)之间。琉球国原有 36 岛,从未包括钓鱼岛。琉球于 1879 年被日本彻底吞并,改称为冲绳县。也就是说,连冲绳县都不是日本固有领土,钓鱼岛就更不可能是日本的领土。

钓鱼岛问题产生的远因,可以追溯到 1872 年日本吞并琉球,把琉球国改为琉球藩,然后向中国扩张。钓鱼岛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是 1894 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1895 年 1 月 14 日日本内阁会议秘密决定占有钓鱼岛,从那时起到现在的近 120 年中,日本利用 1895 年“马关条约”殖民统治台湾 50 年,非法占有钓鱼岛 50 年。1945 年至 1972 年,琉球群岛

在美国占领之下,钓鱼岛脱离日本管辖 27 年。1971 年日美达成归还冲绳协议,该协议的范围涉及钓鱼岛,遭到中国强烈反对。美国表示交给日本的只是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而钓鱼岛主权由有关各方和平协商解决。这期间,中日两国曾搁置争议,于 1972 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8 年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然而,伴随冷战结束,日本 1996 年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后开始把钓鱼岛作为确立海上专属经济区的基点,拒绝承认中日之间存在领土争议,否认中日两国曾就搁置争议达成政治默契。这是导致中日之间钓鱼岛问题陷入恶性循环的起点,而日本民主党政府延续了这一点,并首次把钓鱼岛问题与日本军事战略、日美同盟挂钩。日本 2010 年末出台新的防卫计划大纲,战后以来首次把日本防御重点转向“西南诸岛”,矛头对准中国。2012 年以来,日本右翼反华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提出购买钓鱼岛,日本政府也不甘“落后”。7 月 27 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甚至表示,如果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日本领土和领海”发生别国的违法侵权行为,必要时将考虑出动自卫队。由此下去,这一问题将对未来日本国家走向和中日关系产生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

其次,中日关系 2010 年以来的形势与甲午战争前 10 年有某些相似之处,中日两国为避免冲突及战争,必须妥善处理钓鱼岛问题。一例是,1885 年日